

# “的车”升级记

□徐久富



熟悉的旧街，一日一日滑动在行走的驴子的眼中，直到赶车的意识到补个车胎都成了难事……

扫码听作者自读版  
《“的车”升级记》



县城里的路没修之前都是土路，泼一瓢水，瓢还没收怀里，地就干了。赶上下雨，泥泥泞泞，出屋去墙边摘个瓜都打怵，拨一箭远鞋底子粘的泥有砖厚。

八六年夏天，大哥送我去师范学校报到。

班车颠进县城北街口停住。赶羊似的把旅客轰下。我和大哥截在大街上。“让人撒城边子了。”大哥说。脚底下的路硌脚，身上的铺盖压肩。除了房子比屯子里密实点，走道的人多那么几个，连树都看不见。有自行车打着铃儿扭过，没人挡道儿，打铃儿只是觉着闷得慌。右齐左不齐摆过来一个毛驴车。大黑驴瞧不出精神来，脖子底下的毛髯了毡，半截耳朵耷拉着，一走一呼哒。笼头脑门络着一撮暗脏的红缨，挂响串，铃铛的哗啦声把街面撞得开阔更显生冷。煮玉米的香味从哪儿飘出来，在驴车的响动声里让人觉着饿。

赶车的喝着牲口，袖着手：“大兄弟，坐车？”“多少钱？”“一人五毛，东西不收钱。”“没几步，少收两毛吧。”“哪儿都是一个价，不缓口。”大哥抠出五毛递给了他。

愣愣地瞅着大哥。把袋子绑上车，赶车的示意我坐稳，回身骗腿儿，鞭杆儿敲了下驴屁股，晃两晃，驴车动了起来。大哥扶着车帮紧走着跟，家做的布鞋踩地上，噗噗起土。车板子上铺了一层薄褥，硌屁股，想抠住哪儿，没个东西抓。“头回坐驴吉普吧？”“嗯呐。”

越往城里人越多，灰不灰绿不绿的衣服从眼眶里滑过，那些衣服撑着的脸好似都一个表情，说不上高兴，也算不得不高兴。看见两个男的留着长头发。店铺的招牌土蒙蒙的，树叶子里疲沓沓。

九五年，我从乡下进了县城报社工作。路还是十年前的样子，驴吉普还在马路上晃。人们的衣着开始有了些变化，灰色绿色的人群中，忽然参进出一点红一摊粉紫。样色在人群中蠕动，带动周围，撞得那些久积的灰色与郁沉的绿色荡漾不歇，逐渐逐渐，土色从灰中抽身，锈从绿上剥落——整个人群褪去了一层老颓的皮，新鲜的笑脸在人群之上滑动。驴吉普多了，钻胡同，偶尔就能顶了牛。坐驴吉普的人也多了，骗腿儿就上，坐上再问价。人群新了，衬得县城更老旧。七十(其实)二趟街，九十

(就是)一座楼——天津知青给县城的定语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口中溜出来，餐桌上，铺面里，驴吉普上——打趣儿中吐露无奈，戏谑下透露渴望。

驴车终于留不住了。一番大规模开肠破肚的改造，县城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市政建设，柏油路面上跑起来溜溜儿快的驴吉普，让蹄下光滑的柏油路面，以及两侧由路而新生的房子挤压着。熟悉的旧街，一日一日滑动在行走的驴子的眼中，直到赶车的意识到补个车胎都成了难事——那些补车胎的摊点铺子，越来越不爱承接这个活计。巨变的时代，淘汰旧有并不会带来感伤。摊点不见减少，补胎带修理自行车存在了那么久的一个行当，由补胎捎带手修理自行车变成了修理自行车外带补胎。县城周边乃至更远一些地方的人蹬着自行车进城，越来越多的自行车与它们的主人一起围定摊点铺子等待维修，修车的匠人再也不乐意对驴车老板们笑了。驴吉普彻底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留下的真空，由一拨喝油的三轮车顶了岗。那种矮趴趴铁皮包成的棚子车，轱辘都不得见。老头老太太喊成“蹦蹦

儿”，老人节俭，遇到急事也不坐，除非吃席做大寿撑场面，发狠心坐上一回。身子坐一回，嘴上暖年半。平路跑起来的突突突，让老人们跟着欢快，翻浆路上跳蚤般蹦颠舒筋骨活血脉。

打车赶一个采访。拽开门子缩身钻进去，司机撑着把。后座上铺就的毛巾被脏皱皱。有个苍蝇撞着侧门上脸大的玻璃。遇个上坡，车嘟嘟叫唤走不快，弯道驰下一挂车，“哎呦——”“哎呦——”，司机傻了。屈膝顶了一脚司机的后背，她才稳住车拐了弯，挂车摆着屁股，后斗擦着玻璃忽地驶过去，边沟里的小树枝杈又叉长得绿茂。世界忽然静了。苍蝇还在撞玻璃。车子支支巴巴停了，女司机蹭出车门，哭咧咧哆嗦着说：“打别的车吧，不敢开了。”

“蹦蹦儿”蚂蚱一样爬遍县城里的路边沿沿。偶尔急眼蹦着翻。蹦着翻的时候顾不得肚子里的人。大城市流行的面包车比蹦蹦更牢稳。牢稳就是活着的理由。中国以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速度进入到了汽车时代。零五年的时候，面包车已经完全取代了蹦蹦车。街道上的出租车多了一个轱辘，

街道宽出三四丈，两旁的建筑又拔高了很多层。

生长最先以“多”的形式来配合人们的生活。桌上盘子中的油肉多了，集贸市场上的摊位多了，商场中衣服的式样颜色多了，出行的人多了，用车的人多了，车厢中的面积多了，人心中的期望，多了。

不足十万人的小城，出租车达到了一千多辆。面包车比蹦蹦儿的寿命还短，迭代似乎在一夜间完成。时代的加速度来了，加速度下面衬垫着一个汽车工业的繁荣。捷达现代，不单单是两个轿车的品牌，也从车的角度诠释着它们对加速度的参与和理解。奥运会在北京召开的那一年，县城中的面包车式微到几乎绝迹。夜酒散场，人不尽兴想着多说几句，一辆现代开过，一辆捷达开过，挤不下，等面包车，把臂风中，几个人都冻木了，车也没来。

去年，滴滴入驻县城。网上叫车，几分钟，车子停在身边。拉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大小子。这孩子有工作。下班跑跑车，说是想攒点私房钱，春节带着女朋友玩一趟普吉岛。

# “遍插茱萸”的是谁

□张港



我不在家时，有好吃的，妈妈也总是留给我一份，直到放得不能放了，才分给弟弟们。因为这样，我理解的“遍插茱萸”，一直是母亲的行为，而不是别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写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王维刚刚17周岁，正在长安求学。我读这首诗时，也是17岁。那个时候，能有诗读已经不错了，没指望有注释，所以全是靠自己理解。

自从我下乡走后，吃饭时，妈妈依然在桌上为我放一双筷子，然后说：“唉，这记性！老大已经下乡了呀！”第二天，她又是这样。有好吃的，总是留给我一份，直到放得不能放了，才分给弟弟们。因为这样，我理解的“遍插茱萸”，一直是母亲的行为，而不是别人。

解读这首诗，先得明白插茱萸的过程。九月九日重阳节，屈原的《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已经有了“重阳”。到汉代，重阳已经成为固定的节日。《风土记》写道：“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上，避除恶气而御初寒。”《续齐谐记》中记载：“费长房谓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灾，急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登高，饮菊花酒。”这就是九月九日插茱萸风俗的由来。

解读这首诗前，还要清楚“遥知兄弟登高处”的“处”。“处”读出声时，一般是“地方”，是表示方位的。可是在古代诗词中，“处”除了表示方位外，还可以表示时间，译为“时”。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这个时间是可行的，但是王维不在家中，登的具体是哪一座山是未知的，身处异乡的人是不可能知道家人登了哪一座山的。所以说，遥知的不可能是地点，只能是时间。“登高处”只能译为“登高时”。如果译成“登高的地方”，那就成了哥儿几个已经爬到了山的高处，才发现少了一个大哥。哪里还是兄弟情谊了？

王维是家中老大，下面是四个小弟弟，这时的王维才17岁，弟弟们还全是小孩子。若是说这时想他的是弟弟，那也就是以玩为主的孩子的事，这些事不至于让作者如此动情，即使是动情，也应该是轻松的、活泼的、搞笑的。

如果您能接受“兄弟登高处”就是“兄弟登高时”，那么，这首诗可以解释得深刻多了：四个淘小子，让娘喊过来了，娘说：“过节了，到登高的时候了，得先把茱萸插上。”弟弟们不愿意身上插这玩意儿，怪麻烦的，干啥都不方便。但是不插，娘就不让登山，只好一个一个排队让娘插。四个儿子站在眼前时，娘又想起了大儿子，不由自主说出了“少一人”。

“遍插茱萸少一人”，应该翻译成：妈妈挨个给孩子插茱萸时，会为少了我和伤心。

# 我的荒友是个传奇

□庞壮国



来吧，像北方人那样举起酒杯，为脚下的直通向遥远的道路而歌而饮，为大雪花飘飞的思绪和黑油油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活力……



《飞翔在北大荒》 套色木刻 51×100cm 刘汉文

庆钻研技校。童年里宫柯的传奇是，哈尔滨著名的小火车，他当过少年火车司机，还被国家领导人接见过呢。

等到宫柯由采油工艺研究所忙活事务的副所长，调到采油五厂当副厂长，他开始琢磨松基三井了。标志大庆油田诞生的松基三井就坐落在五厂辖区。采油五厂常年有一个班组，专门管理松基三井。一年多里，宫柯把松基三井吃透了，把跟松基三井有关的人与事采透了。五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奠基石》一出手，就获得黑龙江省主题征文一等奖、全国铁人文学大奖。

不久他从采油五厂调出来，当了方兴的经理，干着未艾的事业，开发地热、小油田、小气田。忙忙呵呵东跑佳木斯，西颠富拉尔基。白天他属于大庆油田二次创业巨大机器的一个运转不止的齿轮螺丝钉，晚间凌晨两三个小时他

属于文学。

突然又一本书问世，二十多万字的《本色》，写大庆老标兵包世忠，一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叱咤风云的战士，一个在石油大会战中用生命铸就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活人。事情的起因，是宫柯正在包世忠家采访《奠基石》素材，恰巧当时的市委领导来慰问石油老人。他对宫柯说：“包世忠这样的人是该大书特书。”宫柯说：“那我就领任务啦。”说话算话，宫柯成为老包家的常客，直到把包老的风火性格风火经历烂熟于心，倾注于笔端，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正气有脾气的典型人物，既有文学价值，亦有史学价值。

散文集《大野》的诞生，也充分显示了宫柯在文学道路上夺关攻城的一种打法。他从《黑白红》到《奠基石》到《本色》，从来不曾打碎敲，从来不速噙是

啥，从来不满足于构筑小意境小情绪小篇章。事先有个模糊规划，然后日积月累地蜜蜂采蜜，采风采访是他动笔前以及动笔中的主要节目。

宫柯跟我说：“黑龙江太有写头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情，嗨！”他的噉声落地不到两年，散文集子《大野》竟然杀青了。

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在我心目中永远是诗歌的代名词。那种鲜活在历史深处而今留给我们草浪起伏的迷茫和鹿鸣鹤啼的惆怅，总是让我脑海里呈现狐狸望月的悲壮画面。月光流淌，月光亿万万年流淌。鲜卑人在大兴安岭腹地一个蚌型巨洞中祭祀过太阳吧；成吉思汗铁骑从呼伦贝尔草原出发席卷亚欧大陆最终存活于世的仍然是星星点点的帐包和帐包上袅袅的炊烟；蒙古文字、女真文字、契丹文字、满族文字那是

老虎大熊鲤鱼哈什蚂用血肉哺育的精灵啊。

其实我的自豪可能毫无道理，我跟拓跋鲜、铁木真、完颜阿骨打、努尔哈赤肯定不沾亲戚血脉。仅仅因为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五六十年，而这块土地千百年前养育过这些英雄而已。但是我相信宫柯的内心深处也多少有一点类似荒诞的活思想在作怪在作妖。

一晃，日子就是一晃。我花甲有八，宫柯花甲有六。他住在让胡路区奥林匹克公寓，我住在让胡路区广厦小区，没啥事俺们哥俩喝小酒唠唠嗑，东北土话高兴不叫高兴，叫做愉快。

宫柯照样夏天骑自行车，跑哈尔滨跑齐齐哈尔跑杜尔伯特。突发奇想，他用四天时间，按照大庆版图，沿着地图边缘画线，骑自行车环绕大庆五区四县转了一大圈，路线图形呈一条跳跃的大鲤鱼。六十三岁那年，胆大心劲大，孤身一人，宫柯骑自行车从大庆直取北京，全程两千八百里，八天，日行三四百里。

冬天去滑雪是宫柯的主打节目，跑四面八方的滑雪场。宫柯给我叨咕那些滑雪场的名字，亚布力、帽儿山、乌吉密、日月峡、长寿山、金龙山、长白山、北大壶、松花湖。那些名字里，都有宫柯追风带雪，从高坡疾驰而下的矫健英姿。

更厉害的是，他手中的笔，没闲着。中石油编写书写的几个像样工程，都有宫柯参加采访写作。退休五年来，宫柯创作出版了长篇纪实《大脚印》，人物传记《油气田地质专家杨继良》、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从书里的《王德民传》，报告文学集《东方奇迹》。这几本书，哪一部都是沉甸甸的三十万字上下。

我的荒友宫柯是个传奇。我曾经在一篇小文章里叫唤，来吧宫柯，像北方人那样举起酒杯，为脚下的直通向遥远的道路而歌而饮，为大雪花飘飞的思绪和黑油油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活力，咱俩擎臂而歌而饮。



# 保持自省

□水森

—

◇想干事的人永远都在找门路，不想干事的人永远是在找借口！

◇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世界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只有不办事的人！

◇喷泉火花四射，是因为她有高压铆足劲憋的！

◇瀑布之所以飞流直下，是因为她有足够落差！

◇滴水之所以能水穿石凿，是因为她有既定目标，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二

◇学懂弄通做实一个“让”字，做人做事就理智明智！

◇礼让，不是懦弱无能，而是对人尊重，做人彬彬有礼。

◇谦让，不是畏缩没用，而是对人包容，做人落落大方。

◇承让，不是保守被动，而是对人恭敬，做人敞敞亮亮。

◇辞让，不是拈轻怕重，而是对人推崇，做人淡泊名利！

◇让，能让出尊重敬仰；让，能让出深情交往；让，能让出和睦相处；让，能让出共赢分享；让，能让出真诚坦荡；让，能让出平安吉祥！

三

◇千金不抵有信心，万金不换人信任！

◇人对人的信任就像是信用卡，存多取少，银行授信就高。不断存取总有剩余，或者借资开支定期还本付息，资信就会升级。

◇银行给你的授信额度就是对你信任积累的基数。

◇做事先做人，诚信伴终身。既要珍重他人对自己的信任，也要尊重自己对他人的信任。

四

◇少年不知愁滋味，知愁不再少年。

◇少时不知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

◇阅历丰富，知晓世故而不世故。

◇长路漫漫，结伴同行而不独行。

◇人生苦短，珍惜当下而不媚下。

◇饱经风霜，坚定理想而不妄想。

◇不忘初心，传承恪守而不保守！

## 随想录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